

人 格 與 心 理 潛 影

- 童年——行爲模式和人格類型的鑰匙
- 領袖人物的人格對歷史的影響
- 童年歷史
- 心理傳記
- 群體心理
- 個人的心理歷程

RENGEYUXINLIQIANYING

(美)勞埃德·德莫斯等著

沈莉于盱譯●林驥華校



**Lloyd deMause, Editor
THE NEW PSYCHOHISTORY**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Division of Atcom, Inc.
New York, 1975**

责任编辑 张志国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人格与心理潜影

〔美〕劳埃德·德莫斯等著

沈莉 于盱译

林骥华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44,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书号 ISBN 7—208—00563—X/C·24

定价 5.10元

序　　言

心理历史学，或称心理动态史，是本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中第一个诞生的宁馨儿。它脱胎于“应用心理分析学”，最先崭露于弗洛伊德和他早年同事们的著作中。五十年来，人们通常只是在心理分析学杂志的末了几页才得以与之谋面，它主要作为描述临床新发现的一种方法。结果，当“恋母情结”理论时髦起来时，某些领袖人物即被诊断为有恋母情结；而当自我心理学流行时，同一个领袖人物又被发现存在自我同一性危机。

早期研究的主导方向是勾勒领袖人物的心理轨迹，资料通常源于传统历史学提供的人物生平，由此推测哪些童年经历会对成年后的人格发生影响。对童年历史的研究异常费时，心理分析学家们一般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很少有人能支付昂贵的时间代价，以掌握足够为研究对

2 序 言

象构建精确丰满的童年模型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如果分析殖民地时期美洲人那种受严格控制、封闭型的清教徒式性格，如果心理分析临床理论在人格发展的某一阶段，需要将“肛门性格”追溯至幼年严格的排便训练，假定人格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十八世纪以前的儿童根本不接受早期排便训练这一事实，又将如何解释？当然，这些失误未必会使初创的心理分析学说无以立足——心理分析理论很快就能发现“口唇滞留型性格”。但是，缺乏实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缺乏实验的否认，阻碍了心理历史学真正有意义的发展。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心理历史学出现了三方面的突破，方法论的根本改变大大拓宽了心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从而使这门学科足以堪称“新心理历史学”。首先，童年经历被发现是按照合乎规律的演进模式发展，童年历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构成研究个人或群体的人格及行为模式的基础。其次，由W·R·比昂、菲利浦·斯莱特、理查德·曼、格雷姆·吉巴特、约翰·哈特曼等人于六十年代系统阐述的群体过程心理分析理论，以严谨的经验主义鉴别群体幻想、群体防御和各种群体需求，这一新的实验领域首开将临床心理分析理论扩展至群体理论之先河，同时它又避免了把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这一概念具体化。

促使“新心理历史学”呱呱坠地的第三个因素，是一代新心理历史学家所持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这些心理历史学家既受过心理分析训练，对不同的历史专业也

都各具造诣，他们立志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探索历史动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事业。学术季刊《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是他们展示研究成果的主要场所，本书的十篇论文便是从该杂志中精选的。学者们的年龄跨度很大，有年轻的研究生戴纳·沃德，也有七十九岁高龄的哈佛大学教授爱默里特·兰格。兰格教授始终保持着富有朝气的惊人的好学精神。十七年前，他以主席的身份向美国历史学会致词时，就向历史学家布置了下一个任务：学习心理分析学，由此开始了他本人对心理历史学的支持和贡献。本书作者们的起始学科虽然不尽相同，他们共同合作研究的时间也不长，但他们的文章却惊人地展示了他们目标的延续性和研究范围的统一性。

本书的十篇论文依据心理历史学的三个分支序列编排：(1) 童年历史；(2) 心理传记；(3) 群体心理历史。开卷篇阐述了心理历史学的独立性，提出建立独立的心理历史研究体系这一有争议的主张。接踵两篇论述童年历史，一篇考察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心理动力，一篇以进化论的广阔视野扫描历史上的杀婴行为。其后两篇分别是亨利·基辛格和苏联进步作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心理传记，文章完全建立在对原始资料富有独创性的研究之上，因而两位人物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人格发展成型过程得以逐步地、真切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随后是两篇群体心理历史的专论。一篇以法国电影为例论述群体象征主义的来源；一篇聚焦于希特勒与德国人民各自愈合了自身的创伤、仅仅在历史性行为中联为一体这一点，论述了

4 序 言

群体动力。而后的两篇，一篇论述路易十三和他的国家，一篇论述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进步年代。作者根据迄今到手的最富有揭示意义的资料，试图将当时的一般童年模型、特定心理历程和群体心理历史模式三者融入一个完整的心理历史分析之中。收尾篇阐述心理历史学和心理治疗。文章回顾心理历史学之过去，展望心理历史学作为真正的“心灵的历史”之未来，并分析了历史动机模型的成因，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最终控制我们的群体行为。为了与人类日益增长的自毁能力竞赛，心理历史学在仓促中树帜。如果我们的紧迫感有时来自对传统叙述型历史学的不耐烦，那么，找到并承认这种不耐烦的原因，将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其他方面可能做过的过量研究。心理历史学的理想能否实现，将有赖于即将打开本书并在阅读中受到鼓舞而愿引我们为同好的年轻学者，有赖于与本书作者们志同道合的心理历史学家是否真正体验到这种紧迫感，并能以极大的兴趣全力以赴地来探寻我们共同患有的这种精神不安的渊源。

劳埃德·德莫斯

目 录

序言 劳埃德·德莫斯 [1]

心理历史学的独立 劳埃德·德莫斯 [1]

1. 心理历史学和历史学的本质区别(2)
 2. 心理历史学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7)
 3. 心理历史学框架(8)
 4. 战争起因探讨(10)
 5. 处理垃圾的父母官(11)
 6. 窒息意象(14)
 7. 坠入战争的时刻与滑出产道的瞬间(18)
 8. 战争即出生假说(20)
 9. 出生意象种种(21)
 10. 发现的诞生(24)
 11. 情绪自居:研究的工具(26)
-

易爆型亲密 斯蒂芬·克恩[30]

1. 维多利亚家庭褒贬录(31)
2. 病菌·基因·理念·遗传(33)
3. 梅毒恐慌(36)

2 目 录

4. 父母对孩子精神剥夺(41)
 5. 施爱于子女的正负面(42)
 6. 哺乳行为：母婴双方的满足及其性象征(43)
 7. 父子冲突·杀父之心·杀生祭神(47)
 8. 儿童手淫(53)
 9. 耻辱·恐惧·内疚·儿童自杀(57)
 10. 情爱·性爱·繁衍(60)
-

历史的一瞥：杀婴行为……………威廉·兰格[62]

1. 生活资料拮据与古代杀婴(63)
 2. 弃婴、杀婴辨(65)
 3. 人满为患的育婴堂(70)
 4. 现代文明逼视下的杀婴(72)
 5. 制止杀婴的贡献(74)
-

基辛格：一部心理历史……………戴纳·沃德[76]

1. 在菲尔特大街上(80)
2. 亨利·沃尔特·“第三个儿子”(87)
3. 父亲形象骤跌(90)
4. 寻觅英雄(96)
5. 克雷默：美洲沙漠中的一方德意志绿洲(106)
6. 首次婚姻一斑(111)
7. 埃略特：又一位来自旧秩序的师长(116)
8. 肯尼迪班子里的怪书生(124)
9. 孤独：从痛苦到高贵(130)
10. “花花公子”形象(134)

11. 从越南战争中基辛格想得到什么?(138)

12. 尼克松—基辛格政治现实(157)

重塑父与子 帕特里克·邓恩〔159〕

1. 不亲自哺乳的母亲(161)

2. 感情融洽的父亲(165)

3. 《德米特里·卡列宁》(171)

4. 口唇满足需求与评论家职业选择(175)

5. 自律需求与“奴隶制”(179)

群体过程的一面镜子：法国大众电影

1919—1929 保罗·蒙纳科〔183〕

1. 集体梦(184)

2. 电影与梦(185)

3. “孤儿”主题(186)

4. 被遗弃的“英雄”(193)

5. 自然风景表现形式与出生象征(199)

6. 群体出生强迫症与群体儿童强迫症(200)

7. 法国要找回昔日的情人(204)

8. 法国寻找替代情人(206)

9. 血(208)

10. 牺牲主题与牺牲精神(210)

11. 群体心理(214)

希特勒眺望东方 鲁道夫·比尼昂〔218〕

1. 从四条出路到一条出路(218)

2. 布列斯特和约与凡尔赛和约(219)

4 目 景

3. 反犹与向东扩张(225)
 4. 公式语言(230)
 5. 情绪生活中的例行程序(242)
-

童年历史与国家决策………伊丽莎白·马维克〔243〕

1. 童年历史与政治历史(244)
 2. 婴儿: 内驱力的受挫与满足(254)
 3. 幼年: 从共生壳内孵出(260)
 4. 童年: 恋母情结危机与超我(268)
 5. 伊特吁求: 爱和恨的自恋对象(278)
 6. 自我吁求: 对付现实的能力与障碍(284)
 7. 超我吁求: 良知及良知模型(290)
 8. 成功决策之一: 夺回王权(295)
 9. 成功决策之二: 大权托付黎塞留(296)
 10. 成功决策之三: 婚生儿子继承王位(298)
-

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年代………格伦·戴维斯〔301〕

1. 生命之始: 第一个月(308)
2. 吼牙咧嘴的罗斯福(313)
3. 西迪的气喘病(317)
4. 攻击驱力的内投与外导(320)
5. 成长中的西奥多(327)
6. 罗斯福兄弟(333)
7. 狩猎人(346)
8. 美国阳刚政治的起步(354)
9. 深入人心的存在(362)
10. 个体同一性与群体同一性(368)

目 录 5

心理历史与心理治疗……… 劳埃德·德莫斯[377]

1. 解除“专项群体幻象”(380)

2. 心理治疗的走向(385)

英汉术语对照表…………… [386]

人名译名对照表…………… [393]

译 后…………… [401]

心理历史学 的 独 立

劳埃德·德莫斯

《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季刊面世两年了。在这短暂的岁月中，它赢得了学术界及传播媒介的青睐，不少文章曾被摘要转载于《纽约书评》、《哈珀斯》、《评论》、《今日心理学》、《人类行为》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与此同时，它也成了众矢之的。那些攻击者的非难之论大多取自于历史学家雅克·巴詹恩的新著《克莱奥^①和医生：心理-历史·量子-历史·历史》。巴詹恩在书中怒气冲冲地反对把心理历史学列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发生了什么事，而心理历史学的宗旨却醉心于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对于该书以及它的雏型——原先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

① 克莱奥(Clio)：希腊神话中主管历史、史诗的女神。——译注

2 心理历史学的独立

心理历史学家们给予猛烈的反击，驳斥它们过于狭窄的历史学概念。然而，如果说已经自成体系，自有一整套方法论、独立任务和理想准则的心理历史学还热衷于跻身历史学的麾下，那么，仅就这点而言，我倒认为似乎应该说心理历史学家们错了，而巴詹恩却是对的。

自 1942 年哲学家卡尔·亨珀尔发表《论一般法则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后，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不能仅仅成为一门严格局限于“历史”一词字面意义上的学科；历史学也不会把建立亨珀尔式的法则看作自身任务的一部分。成文历史可以在其叙述过程中应用各门学科所建立的某些法则，但它自身的任务仍不外乎按顺序叙述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它应该讲述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讨论为什么会发生。

然而，我以为，心理历史学恰恰是要不折不扣地按照亨珀尔式的方法建立法则和寻找原因。历史学和心理历史学的关系好比占星术和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比喻未免涉嫌贬意，不妨比作地质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占星术和地质学的目标是研究天上和地下的序列，而天文学和物理学则与叙述大相径庭，它们的目标是要在各自的领地建立起法则。心理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决不是报流水账。当最早的天文学家看到占星家整天在描述星宿的位置、解释相互间的关系时，便发起了一场革命。他们宣布：“忘却天空的序列吧。作为科学家，我们所感兴趣的仅仅是星体本身。我们想知

道它按照圆形还是椭圆形轨迹运行，它为什么如此运行。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抛弃占星家以叙述为己任的徒劳无益之举。”

科学也从未接受过这种叙述任务——因为它不能够。即使天文学最终找到了宇宙的全部规律，它也不会去描述天体的序列，正如心理历史学永远不会去叙述这一历史阶段或那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心理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却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

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理历史学只是简单地利用历史学家迄今提供的事实来构建历史动机作用的规律。象天文学和物理学一样，心理历史学有必要在过去和现今社会中亲自搜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资料。历史巨著的价值对于心理历史学是微乎其微的，而那些被历史学家所冷落遗忘的旷野，诸如童年历史、昔日意象的内容分析等等却一反既往地从外围迅速伸展到心理历史学家概念世界的中心。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历史书籍提供的资料不能回答他们提出的新问题。

我清楚地知道，只要宣布历史动机这一研究领地完全归属心理历史学家，马上就会冒犯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常常不厌其烦地声明，他们的工作始终与研究动机有关，因此“动机说”毫无新意。自二十年前我刚开始研究历史学以来，这种说法一直充斥双耳，以致最终促使我萌发了对历史学著作中动机分析所占比例作一次精确统计的念头。我阅读了上百本各类历史书籍，并摘录下分析动机

的句子。只要与此有关，无论哪类分析都算，绝不囿于心理分析的窠臼。结果，每本书中这类句子的总数都未超过百分之一。因此可以说，由于历史学家的遗弃，这块不毛之地理应归属于我们。所谓并非单一地按顺序叙述历史事件，原来只不过是尽量地穿插详述经济事实而已，他们希望以此来表明，那种认为历史仅仅与叙事相关的说法是错误的。

只要部分领略过《心理历史学文献指南》所列1300多种书和文章，就能很快看出心理历史学把1:99的比例倒转为99:1。因而，紧紧围绕动机逐层深化的分析便成为心理历史学著作的主干，而具体历史事件只作为背景材料简略地一笔带过。伦锡曼的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除开篇有一页阐述参与者是怎样决定发动这场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战争外，其余数千页都是在不胜其详地铺陈构成十字军“历史”的东侵路线、战役和其他一切事件。而心理历史学家面对这段历史，却会花费几十年时间和成千页书稿来研究探讨对心理历史学最有诱惑力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为了“拯救圣骨”这一令人费解的任务而出征他国？历史学家会指责心理历史学忽视十字军东征的全部历史，而孜孜不倦于某一枝节。对此，心理历史学家全然不予理会，这犹如占星家指责伽利略只描绘了一个星球的运行轨道而忽视其他所有星球一样。殊不知，描绘所有星球的全貌并不是伽利略的任务，同样，叙述历史也不是心理历史学的任务。

历史学家批评心理历史学理论时常喋喋不休于心理

历史学的专一化而“忽视”其他领域，这种说法值得重视。就我个人来说，我被指责为忽视经济学（尽管我是一家出版七种专业经济新闻刊物公司的创建人和董事长），忽视社会学（尽管我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怀尔特·米尔兹的研究助理），忽视政治因素（尽管我所读的研究生专业全部属于政治学科），我还被指责为不会应用统计学（尽管我干过五年专职统计工作）。也许，心理历史学的批评家们恰恰没有想到，我们正是为了要解答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棘手问题，才特意将我们的聚焦点对准心理历史的演进。这些领域之所以频频遭到心理学假说的攻击，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至今悬而未决的心理历史症结，才使这些学科难以成为真正可靠的科学。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很清楚这一点，并在报刊上互不讳言。历史学家忽视其他学科中不稳固的心理基础，不加鉴别地借用这些学科，只有他们才幻想历史进程中存在着有别于“心理”因素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比如，或许应该说，我本人对于童年发育生长的研究，至少部分地回答了诸如埃弗雷特·哈根的《论社会变革理论：经济发展的起源》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难题。我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恰恰应归结于童年经验中的“侵入型”父母作用而发展形成的那种人格。这犹如研究阶级必然要研究支配型与顺从型的心理历史模式、研究权力不能撇开认识群体幻象的需求和防御一样。心理历史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必然联系是无庸置疑和不可否认的，指责心理历史学“忽视”

这些领域，几乎是对心理历史学的一无所知。

当《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针对“在每个行为后面都能窥见隐藏的动机”这一论点攻击《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时，我们所能作出的全部回答是：“当然！行动只不过是一种行为，只有精神才会产生动机。因此，动机不管隐藏与否，必须受到其自身的检验才能赋予所有的行动以意义。”历史学家习惯于跳过这种检验，A.J.P.泰勒在阐述为什么希特勒不打算在1939年发动战争时就这样说：

然而，很多人认为希特勒是现代阿提拉^①，一个十足的战争狂，他会全然置国策于不顾而投入战争。这样的定论显得无可争辩。希特勒是个特殊的人，而他们的论点也许完全正确。不过，对希特勒的政策也可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正是这些解释构建了我们的历史……我们越过希特勒神秘的心理世界去考察德国的武装力量，可以在事实的王国中寻觅到答案。答案很清楚，1939年德国的军备力量条件有力地证明希特勒当时并不准备发动全面战争，很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打仗。

用这种方法撰写历史，永远不可能诊察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充其量只能从对物质现实（此处为军事实力）的观照中推断行为者的动机。这种方法不可能去考察希特勒也许会置军事实力于不顾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历史学家

^① 阿提拉(Attila, 406?—453)：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王。——译注